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韓齊為與國

相與為黨與也 有患難相助也

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

也宣王

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

謀過矣

田臣思也

不如聽之

韓也

子噲與子之國

子噲燕易王子

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讓天下之名子噲慕

之故與子之國也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

天下

劉无下字

以燕賜我也

我自謂也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

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

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舉拔也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與子



之國子之无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

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

任用張儀之罪下一有罪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効之王致効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取割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

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

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

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

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

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齊果舉兵伐之

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

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

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



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  
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  
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  
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  
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

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

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

欲敗張儀合橫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

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張儀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

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俱偕是必與衍鬻吾國

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得八城移兵

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

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

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

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

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也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  
 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  
 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  
 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  
 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  
 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  
 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  
 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下有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至一本三字謂李

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  
 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  
 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壯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破趙長平一本无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无楚字

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

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得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

齊隱蔽也一本无也字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劉本无兵字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

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

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

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

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九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高誘注

楚王死

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

太子在齊質

蘇秦謂薛公曰

公田嬰也文之父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

下東國

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

立王

郢楚都也

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楚自立王

質之无益故曰抱空質也

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

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

王亟入下東國

亟速也入猶致也

可以益割於楚

益多割取

可以忠



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

使之一本无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

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无人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

也太子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

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

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

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臣觀薛

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

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

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

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

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告謂太子倍割楚以許

歸太子故曰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

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

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

及饒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

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元立太子辭必不倍求

地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為交齊辭一作而為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

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讎為太子楚王大悦曰請以國因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

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

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

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

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

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

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

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

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

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

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无知之楚王曰謹

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

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



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

因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无此二字注

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

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

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

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

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

吾所未聞者聞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

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

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治至歲八月降雨

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

一作吾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

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一人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

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茶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戶辟號之門茶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



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

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

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

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

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

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

禧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

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為薄也善說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

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

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

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魯作青以問夏

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

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欲

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无憾言故得為

者長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元以補一本

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訾天

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也湔

灑田續晉恐作晉春秋傳鄭曰車軼之所能至晉讀

軼取之取也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

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賢曰臣願

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

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

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

孟嘗君問告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

君其殺之傳曰淫為大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

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

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

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

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

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啣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

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也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元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

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集劉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

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敬悅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

之便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

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劇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

劍而操鈇鐔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

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収也之猶用也収所長者用所短

者故堯猶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

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

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

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直當日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

標通鑑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



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

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

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誠說君之義慕

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

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

出至中閨閨閔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

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

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

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

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

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

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曾至一作劉作主也言雖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俱生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

集生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郅車

而載耳畢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郅車載也夫物各有疇



類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

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

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勤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

阮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齊魏亦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

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无忌

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

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

陵君公子无忌无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

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

故為天下備循計劉增循元此七字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

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

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

劫趙魏疏中國割割續用別本衛之東野割兼魏之河



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

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

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

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

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

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

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

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一本无其字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有魚字居

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

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鈇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  
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  
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鈇歸來者也孟  
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  
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  
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  
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  
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  
狗馬實外廩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  
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  
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  
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



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

劉作顧謂馮諼曰

所為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

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

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

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

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

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

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

集

本无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无纖介之禍者

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

劉本作君何不

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

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

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



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未也雍門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廢馬百乘无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騶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廐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高氏單國策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  
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必有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  
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  
去之不敢以爲言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  
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  
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

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  
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  
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  
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  
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虞天下之士仁義  
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  
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



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

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晁去滅亡

无族四字三本同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一有四字集无

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

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无其實而喜

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約无功而受其祿者辱禍

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渥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

名華而无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

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

无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

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无形者形之

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

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无非

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

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

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願請受

劉本无受字

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

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

於山制

曾本作制取集无取

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字士

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无罪以當貴清靜

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

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

觸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

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

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

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

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相

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

曾集本作夫字

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

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

色先君好士是

劉本无是字曾有

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

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騮耳

劉本有之馬字集无

王駟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  
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  
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  
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  
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无也今  
字三同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  
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  
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

問

劉本有兩以  
字一无問字

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

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  
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  
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  
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  
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  
此二士不業一女不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  
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誼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鐘徒百人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无而字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鶩有餘

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亡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无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无其字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



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  
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

劉本有王曰不

如伐宋對曰夫約然一本无然字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

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  
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  
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  
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  
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  
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子一本无上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  
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无權藉倍時勢而能事  
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  
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  
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  
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



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邇於魏魏王身被甲底

一作砥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

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有有

字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有於字魏而

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

出下有於字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

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

黃城之墜也溝棘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

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

弱而憎下人也曾本无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

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

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

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

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

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无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



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

劉本作是字

以衆強

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  
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  
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  
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  
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

曾本无強字

襲郢而棲越

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

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  
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  
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  
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  
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  
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  
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  
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



燕戰於柘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  
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  
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  
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爲志則戰攻非  
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  
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  
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折骸而炊之殺  
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  
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  
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宇者內  
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  
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鏐弦絕傷弩破車罷馬  
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  
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舉衝櫓家雜  
總身屈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  
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  
 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  
 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  
 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  
 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  
 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  
 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  
 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  
 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

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

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杓非咎

一作樞劉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

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

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

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

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衽一元席之衽字一元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一元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而為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

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



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无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已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二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喧者

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即狐喧也齊人見戰國策

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

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

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

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

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

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

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

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

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羸博之間地



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  
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  
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  
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  
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  
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  
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為  
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

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

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

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三同集无此十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亡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錢劉

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

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

危且一本添齊字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弊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

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

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禍多

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

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

立也意者曾无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

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雅雨堂



姓衛富比陶衛謂此

世世稱孤寡

錢作寡人

與齊久存

劉作左齊據右

此亦一

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

徼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相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

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

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

曾无此三字

以為遭齊相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相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續別

本有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

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

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

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櫝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  
 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  
 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有老人涉菑曾一作菑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  
 見其寒欲使後車分一本下有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  
 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句絕通鑑作巖下有貫珠者  
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  
 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  
 已善王劉曰奈何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

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  
 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  
 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名田單而捐之於庭  
 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  
 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  
 澤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  
 而名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  
 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



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一本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

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志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名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名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



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

曾作始字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

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

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

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

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

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

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

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

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翟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

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

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

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

不能續云能音泥下壘枯續云正音谿古叶音晁田單乃

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

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丈插為士卒倡曰何

往矣宗廟亡矣亡日一作去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續別本无

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



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

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馳騁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

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脩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

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

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

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添不字可不償因以為辭

而攻之亦可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太

史敦劉作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

食之與曾添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

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

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

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

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

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劉本作能

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  
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  
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  
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  
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  
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一作為謀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

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  
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  
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舍南  
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  
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  
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續史記松耶柏

邪司馬貞音邪謂是建之邪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  
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莫古音通客音古亦音古史  
記歌云云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

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

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

齊見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

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

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

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

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

劉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

一作宋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

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

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以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齊秦必

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也好利而

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以圖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一无荆字

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

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

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

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

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



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  
而有有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  
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  
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  
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  
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為梁山  
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  
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  
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  
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  
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  
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  
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  
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  
大梁取曾作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曾作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  
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  
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  
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已曾劉不知者  
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  
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  
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  
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

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

不敝席寵臣不避軒

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弊席男愛

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

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

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

曾下有江乙曰三字

願君必請

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

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

三同未有效

君

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

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

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兒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踣

車衣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

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曾云又作

拭黃泉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蓐螻蟻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

蓐以御螻蟻 蓐文類聚引安陵 君纏拭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纏又何如得此樂而樂

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

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

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客辭

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而不得有說

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夷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



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劉楚王何不劉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一果以新城為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賞

无功也得趙而王无加焉是无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蛸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甘茂可乎范



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

如如一事君小不如如一事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

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

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

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

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

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

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

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

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

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

立故為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

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



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

奉四時之獻以承

一作奉

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

一作燕

代良馬橐

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

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

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

逆不忠无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

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

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

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

與深謀

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无

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

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懸旌

而无所終薄令君

曾作今主君

欲一天下安諸侯存亡國寡



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无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倂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畢韓必入臣於秦

韓入臣

錢作臣秦

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

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舫船

劉一作舫

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

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



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  
 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无偏守新城而  
 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上夫守  
 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  
 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  
 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

秦戰於藍田又郤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  
 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  
 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无兵字三同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  
 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  
 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  
 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  
 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  
 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



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  
 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  
 者續史記此後有屈原諫止之辭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  
 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  
 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  
 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  
 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  
 有曰無昭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為

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  
 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  
 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

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  
 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  
 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為攻於魏必南伐楚故  
 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  
 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眾故亦逐  
 之則楚眾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



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鄙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

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

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

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

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

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

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

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

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

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

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

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

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柘舉兩

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一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



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為庶幾乎故斷頭  
決腹壹暝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  
悉屬百姓離散芟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  
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  
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  
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  
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芟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  
齏芟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  
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  
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  
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  
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芟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  
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  
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曾一元  
大字負雞一本  
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  
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  
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田相若封之執珪



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  
餘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

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殉楚難注引戰國策  
吳楚戰於栢舉蒙穀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逃於雲  
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  
豈患无君乎遂棄於歷山也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

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

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强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

勁也劉一元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

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

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

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

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太子為質

昭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



地以取

取一作收  
別本作收

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

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

一本下  
有齊字

恐必不

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鼠勝秦於重

別本正  
作兵

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鼠之乘秦也必分

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

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鼠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

相臧為昭鼠謂楚王曰睢戰勝

一本下  
有秦字

三國惡楚之強

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

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

一本元  
以字

利三

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鼠之兵令之示

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

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无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

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也尚曰

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

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

權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



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懷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

敗一作欺

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

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

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

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

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

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

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

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

歸齊王隘之于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

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



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  
曾作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

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

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

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

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

作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

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

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

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

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

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

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  
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

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

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

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



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

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  
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  
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  
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  
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  
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  
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



高以單國策  
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妒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

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

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

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

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立

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



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裒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裒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裒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栢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



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

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

陰使人以請聽

聽劉作德

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

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

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

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

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

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

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

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

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

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

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

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一無慕一無之所以能為者以散

慕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无不不勝五散亦明矣今

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  
 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  
 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  
 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  
 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  
 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  
 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

荀子莊辛謂楚莊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祆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而非敢以為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  
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  
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  
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

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三同集无

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

夫雀一本夫黃雀

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鱧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

陵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

磔磔

續磔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

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遊

乎

集一无

江河夕調乎

集一无

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流

續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

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无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一无此從鄆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

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

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无執

珪而授之為曾為上有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

也為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

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

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之堅也六十而

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

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

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

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

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

馬氏我國策 第十七 雅雨堂



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  
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  
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  
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鄘皆不過百里以有天  
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為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

趙趙以為上卿

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

客又說春申君曰

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  
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  
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

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

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之主  
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  
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  
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  
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



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  
 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  
 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  
 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  
 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纓絞射股  
 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  
 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為賦曰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  
禕孫與縣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  
 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

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

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

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

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

飛徐者故瘡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

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



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

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慄慄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

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

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

地白汗交流中阪中外一作外遷延負棘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

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

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

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有陪字窮巷

沈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被僕也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又曾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

高氏戰國策 策十七 七 雅雨堂



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

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

君知其其一无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

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无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

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

一无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

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

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无

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

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

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

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

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无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

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

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

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

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

策十七

雅雨堂



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  
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  
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  
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  
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  
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  
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无嗣屬邦於君君外  
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  
人為之奈何无泄此口君名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  
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  
曰妾聞王老无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  
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  
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  
諾即名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  
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  
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  
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  
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  
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  
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

君并殺之二君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  
治吳凡十四年

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

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

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

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



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



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强魏也一本敝楚見强魏也作强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楚敝楚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羈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

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於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

板却疵

元和姓纂却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却疵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

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无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竈生蠹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憲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

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懷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

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无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

曾錢

皆作脩

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

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无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楛楚檮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露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

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

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

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

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

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

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

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

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

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

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

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

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

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

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

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

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

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



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

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如何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止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



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并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

去者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  
 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  
 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  
 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  
 嗟乎豫子豫劉去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  
 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  
 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  
 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  
 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

錢光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

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

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

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无此乃後人所刪

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

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  
 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  
 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无利之也必輟君不  
 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曾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

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

乘軒車蘇秦家

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滕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

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

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

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

鬪曰汝不如我我者

曾去者字

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

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

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

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

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

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



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鹿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日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

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

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



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干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

著之盤孟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

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温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

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巫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

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

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抱社稷

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

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

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

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高氏單國策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

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令馮亭令使者以與寡



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  
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  
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  
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  
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  
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  
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  
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  
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  
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

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  
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使  
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  
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  
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  
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  
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  
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  
公孫起王齧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



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

一本秦對問其故

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鈷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

集錢劉作爲

臣爲鐵鈷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

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

者

一作君

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

一作比

陽而梁

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耻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之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而天下之所明見也

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劉本作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



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

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

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

馬兔曾作免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云改移續云

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

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

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

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于梁矣秦與

梁為上交秦禍按攘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

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說之書百

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

書而已豈免為陋儒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

乎言不知通變也不待伐矣一无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

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

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

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

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

-12 225 54 912" data-label="Text">

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

-67 225 109 912" data-label="Text">

也不出楚王印而多求地劉改印作印

戰國策卷第十八



輝國集卷第十八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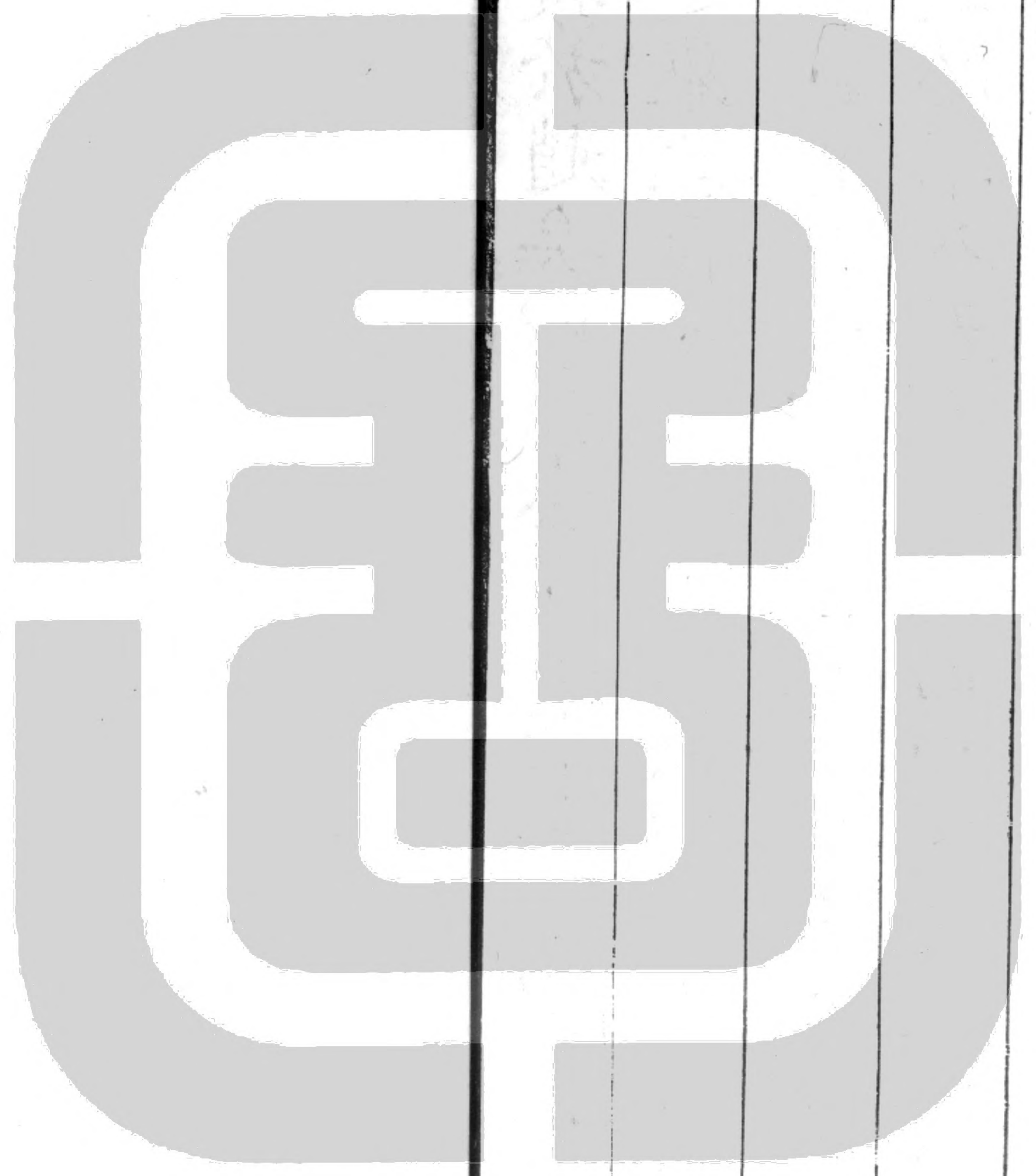
...

...

...

...

...





聖